

# 第一辑

## 春风煦煦



## 巴金给李存光的信

存光同志：

信收到。① 我最近比较忙，过几天便要离开上海到南方去看看，我抽不出时间写较长的信，请原谅。② 说实话 我希望您最好不要研究我的作品。我过去写得多，但写得不好，现在社会活动较多 文章写得少 还是写得不好——自己看看 也不满意，何况别人！倘使我将来能写出好作品，我当然不反对人们谈论它。目前我害怕您会白白浪费了您的时间。

① 1963年9月23日我写信给巴老，告诉他我决心研究他的作品和创作道路。这是我写给巴老的第一封信。当时我在四川大学中文系刚刚进入四年级 准备以巴老的创作道路为题撰写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巴老 1963年10月17日记：“七点半起。复四川大学李存光信。……”（《巴金全集》第25卷第306页）——存光注，下同。

巴老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将去广东视察。11月上旬 他又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日本访问。

我在给巴老的信中表示，我敬佩他的作品体现出来的作家全人的风格，但我立志研究他的作品和创作道路 并不是出于个人的喜好 我认为 这“实际上关系到正确地批判继承‘五四’以来新文学的进步传统 关系到如何掌握评价新文学史上一大批进步作家的标准 涉及到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去对客观事实作实事求是的分析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我表示 目前国内有关的论文 对他的论述和研究不够充分、全面和公正 对他的作品的评价不全然符合事实。我之所以写这些话 是因为我对 1958年至1959年全国范围内以“巴金作品讨论”为名对他的大规模批判不满 对文学研究和评论中日见抬头的种种“左”的思潮不满。我的这些话 大概使巴老感到忧虑 因而他劝我不要研究他 并害怕会白白浪费了我的时间。

您要看的明兴礼的著作，已托林先生转给您了。<sup>①</sup>这本书我这里还有，您不必寄还了。作者是个天主教徒，在他这篇“博士论文”中他也在宣传天主教义。不过他懂中文，我的作品他差不多全看过，引用的地方较多。

我一九二三年离开成都后曾在上海、南京两处进中学读书。没有参加什么社会活动。去法国前，翻译过一本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后改名《面包与自由》)。

匆覆。此致

敬礼

巴金 十月十七日

请代问候林如稷先生，我不另给他写信了。

<sup>①</sup> 指法国明兴礼著、王继文译《巴金的生活和著作》。这本书是明兴礼的博士论文中的一部分。巴老将此书寄给林如稷先生转我。林先生是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巴老的朋友，当时他抱病担任我学年论文的指导教师。巴老 1963 年 10 月 9 日“备考”：“……寄林如稷《感情》一册，并转给他的学生李存光《巴金的生活和著作》一册。……”(《巴金全集》第 25 卷第 303 页)。

## [ 附 ] 李存光致巴金信

巴金先生：

我是怀着对一个文学界前辈尊敬的心情，来给您写这封信的。

林如稷先生说，您是一个热情而又谦和的人。读着您热情洋溢的文章，真的，我仿佛时时能看到您可敬可亲的面影。我想 胸襟博大、态度谦逊、待人热情的老作家 决不会见怪一个幼稚鲁莽的后生。因此 才鼓起了写这封信的勇气。

对您说来，我的名字是陌生而又陌生的。请允许我啰嗦几句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名叫李存光 是四川大学中文系的学生 本期刚刚升入四年级 虽然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我都泛泛地涉猎过一些 但我的主要兴趣和志向在中国现代、当代文学方面。我最早接触到您的作品 是在初中时候。进入大学后 随着眼界的开扩 知识的增加 我开始对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种种现象发生了兴趣 并常常思考。两年前 我就有了研究您的作品和创作道路的打算 同时开始重新系统阅读您的文集以及一些参考文章。我准备把它作为以后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研究论题。上学期末，我将打算和研究提纲报告了系领导和文艺理论教研室，得到了系领导、教研室和林如稷先生的同意和支持。尤其使我感动的是，林如稷先生带着繁重的工作和多病的身体，愿意做我的指导老师。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

为什么我会对您和您的创作感到兴趣呢？

凭我有限的知识，我感到，中国新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中，

对您的论述和研究还不够充分、全面 有的问题解放前后都在争论 至今还没有一致的看法 有的虽然接近一致 但中间也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有的呢 似乎还没有怎么触及呢 特别对您的创作道路和经验的研究 显得更加不够。因此 对您的文学活动和创作道路的轮廓 作一个较全面的勾画 对您的作品 作一个合乎事实、较为正确的评价 对您的创作经验和意义 作一个公正的总结 是十分必要的、十分迫切的事情。自然 我深知 知识贫乏、能力低下、年仅二十一岁的我 远远不能胜任这样艰巨的工作 它的完成 有待于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人们共同的探索和努力。我愿意在这项工作中 努力尽自己的一点力量。

也许 我还有些不正确的乡土观念吧 我总觉得 您是我们四川的一位重要作家 作为一个四川人 又在四川的高等学府学习 我们有责任研究您的作品。何况 在成都还有许多有利的条件呢！

读您的作品，我很喜欢您的性格和语言。当然我不是喜欢那些旧时代留下的消极的方面，我指的是您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作家全人的品格。我爱热情、诚挚的人 爱明朗、酣畅的语言，我相信 这会有助于我对您的作品的感受和研究。

鉴于以上种种原因，我才立志研究您的作品及创作道路。我认为 这决不是个人的喜好和事情 对您的研究和评价 实际上关系到正确批判继承‘五四’以来新文学的进步传统 关系到如何掌握评价新文学史上大批进步作家的标准，涉及到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去对客观事实作实事求是的分析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我希望通过对您的研究，使自己对这些问题有更深刻、具体的认识。

巴金先生 我写这封信，一方面是想向您表白我的意愿 另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想请您在繁忙的工作之外 尽您的可能给我些帮助和指点。尽管研究您的作品的文章 可谓汗牛充栋 但

较全面、具体的论述还不多。特别是关于您的生平和文学活动、创作道路的资料，更是寥寥无几。研究不是猜谜，不能用杜撰和奇想来代替实事求是的分析。因此在这方面我希望今后能从您那里了解些新的材料，并请您更正一些过去所述的错误事实。此外，有的书籍我尚不知，有的成都无处可觅，也希望得到您的帮助，把您存有的借给我读读。

我的工作仅仅才开始，一无所成就打扰了您，真是太不知趣，我愿意诚恳地接受您善意的哂笑和尖刻的指责。

在这一封信里，请允许我提出两个问题：

1. 关于您的生平、创作活动的研究材料，我所知的仅有法国明兴礼著、王继文译的《巴金的生活和创作》（1950年上海文风出版社），但此书尚未见到。您认为此书所述事实可凭借否？先生如有此书，我希望借。除此书外，先生还有什么可资参考的书籍吗（主要指解放前出版的）？

2. 1923年您离开成都后，在上海、南京住了将近三年时间，这三年中除了读书、备考外，还有些什么主要社会活动？

巴金先生：我的这封浅陋的信就写到这里了。为了不耽误您可贵的时间，以后在一定时间，我将集中一些疑问向您请教。我相信您是乐意指引一个小学生前进的。

此致

崇高的敬礼

李存光

1963. 9. 23 于成都

## 《巴金谈人生》前言（巴金）

一九二八年在巴黎 我对一位朋友说：“我只想活到四十。”过了六十二年 我在回答家乡小学生的信中又说：“我愿意再活一次 重新学习 重新工作 让我的生命开花结果。”八十七岁的老人回顾过去 没有成功 也没有失败。我老实地走过了这一生 时而向前 时而后退 有时走得快 有时走得慢 无论是在生活中 或者在写作上 我都认真地对待自己。我欺骗过自己，也因此受到了惩罚。我不曾玩弄人生，也不曾美化人生。我思考 我探索 我追求。我终于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 而不在享受。人活着正是为了给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添一点光彩，这我们办得到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 比用来维持我们个人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 为别人花费了它们 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结果 否则 我们将憔悴地死去。

我仍在思考 仍在探索 仍在追求。我不断地自问 我的生命什么时候开花？那么就让我再活一次吧，再活一次，再活一次！

九一年二月十四日

## [ 附 ] 感奋与崇敬

巴老的这篇《前言》寄我后，北京《十月》文学双月刊要求发表，我即写了一篇《附记》。该文在《十月》1991年第4期发表时题为《编者附记》文字作了若干删减。现将我写的《附记》全文附于此：

这篇短文是巴老为我选编的《巴金谈人生》一书所写的《前言》。现在这个题目是我加的，摘自文章末段首句。巴老的文章写于今年2月14日，即农历庚午年除夕这一天。2月19日（农历辛午年正月初四）我收到文章，展读之后，怦然心动，不能自己。蓦地，眼前化出一幅景象：在人们忙碌地准备迎接新岁的时候，老人安详地坐在临窗的小桌前，手中那管对他来说已显得万分沉重的笔，艰难地移动着，移动着……我的双眼模糊起来。幻象消失了，眼前是实实在在的两页稿纸。面对它，我感奋，我崇敬，只是不知怎的，感奋中含着些许酸楚，崇敬中掺着几分感喟。我以为，巴老这短短四百字的自白，是一首诗，一首无韵而又韵味无穷的诗。我又一次听到老人对自己严峻的回顾和自审，又一次听到老人对人们热切的呼喊和召唤。我在心里默默地说：是啊，这就是巴金老人，这就是巴金的精神！

是的，八十七岁高龄的巴金“老老实实地‘走过了过去的道路，他‘不曾玩弄人生，也不曾美化人生’。垂暮之年，病弱之躯，他想的绝非坐享其成，欢度晚年。他‘仍在思考，仍在探索，仍在追求’。生命不止，从他那颗燃烧的心中喷射出的爱憎之火就不会熄灭。那么，我们呢？——年轻人们，中年人们，比巴老年纪

轻的老年人们——我们当怎样审度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呢？又该怎样度过自己的将来呢？

1991年5月13日

## 《巴金书信》摘抄

……有几件事在这里讲一下：

一、搜集过去的资料如那些未收进集子的文章并不难。最早的试作如《文学旬刊》和《妇女杂志》上的诗李存光已经发表过了，《民钟》上的文章也有人翻印过。<sup>①</sup>

……〔《全集》〕补上一些漏掉的文章也较容易。但十六集以后就难办了。现在得动手搜集佚文，在这方面可以请李存光、唐弢两位帮忙。<sup>②</sup>

信和《书简》<sup>③</sup>全部校样都收到。校样我看了一遍，补入几个漏字。有几封信的发信时间给弄错了，有的我已改正，有的指出来请您找原信核对改正，您如没有把握，不妨找年谱、年表或李存光著作来参考一下。

关于《全集》现在要做的事就是搜集佚文。找到什么就放在一起，一个人管“收”另外找一两位专家如李存光帮忙出主意提供线索。

……不管怎样我已决定，《全集》委托你办理我给你当助

《致王仰晨》，1986年1月11日；《巴金全集》第22卷第71页。

《致王仰晨》，1987年3月30日；《巴金全集》第22卷第82页。

指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巴金书简》（初稿）——存光注

《致龚明德》，1987年4月12日；《巴金全集》第24卷第423页。

《致王仰晨》，1988年3月26日；《巴金全集》第22卷第104页。

手。您需要什么，可以写信告诉我，我估计并不太难。现在需要的是过去没有收集的佚文，这种文章不会太多，我想，你可以找李存光和陈思和帮忙收集，将来甚至可以请他们做顾问。<sup>①</sup>

……《全集》的事再说几句。……关于佚文长篇我已找到几种：《断头台上》、《俄罗斯十女杰》、《炸不断的桥》（访越杂记号）《三同志》（中篇小说），短的还需要收集，可找李存光、陈思和和他们帮忙。<sup>②</sup>

我最近收集到几首小诗发表在一九二三年《孤吟》杂志上。此前似乎李存光还发表了一些，你可以问问他。

关于佚文有两篇谈《家》、《春》、《秋》影片的文章原刊《中国电影》创刊号和《大众电影》）我不知丢失在哪里了，李、陈二位当可找到。

这次在家过生日见到存光和思和两位关于《全集》多收一些作品我让了步我说只要你（树基）同意我就不讲话目的只有一个把《全集》编得好一点对读者更有用处。<sup>③</sup>

二十一卷校样看过，托存光同志带还给你。十七卷中大概还有问题。《代跋》（二）下周寄上。<sup>④</sup>

校样已交李存光同志带去，还托他带给你“译文”<sup>⑤</sup>八册，书存你处，如你同意，明年我便准备开始交稿，今年下半年开始编辑。<sup>⑥</sup>

《致王仰晨》，1989年3月3日；《巴金全集》第22卷第125页。

《致王仰晨》，1989年3月19日；《巴金全集》第22卷第126页。

《致王仰晨》，1989年3月30日；《巴金全集》第22卷第127页。

《致王仰晨》，1989年8月29日；《巴金全集》第22卷第131页。

《致王仰晨》，1990年1月20日；《巴金全集》第22卷第143页。

⑥ 《致王仰晨》，1991年2月2日；《巴金全集》第22卷第171页。

⑦ 指编印《巴金译文全集》时需用的巴金译作。——存光注

⑧ 《致王仰晨》，1991年2月7日；《巴金全集》第22卷第172页。

存光带去的信、校样收到没有？

我患轻感冒 得休息几天 不写信了。①

三日来信收到。李存光编的《年表》已经看过寄还给了，我只改了几处。②

《年表》我提不出具体意见，我只改了几个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 我只能保证没有差错。但这是存光写的 我不能要他照我的意见写 我想在《全集》中收入《年表》是为了便利研究工作者 我只是同意借用它作为‘附录’给读者一点方便。我还想将来《全集》再版，我或者自己写一篇类似《年表》的东西。③

……二十六卷校样我也收到。这一卷的校样我只好慢慢看，现在我精力竭尽了。过两天再写信给你。存光的《年表》我找济生替我看一遍 倘使我身体好一点 我还想翻翻。

书信集校样三卷看完，李存光同志的《年表》改订稿也看过了，我已把它们寄还给你。我看可能还有使你难解的地方，我们再作仔细的考虑吧。⑤

## [ 附 ] 谢谢您 , 巴老 !

从 1963 年至今 悠悠三十九载转瞬即逝。这期间 我只给巴老写过两封信。说到见面 也只有四五次 其中 单独晤谈 仅三次而已。但每次书信 都有令我感动的结果 每次晤谈 都值得我咀嚼忆念。

《致王仰晨》，1991 年 2 月 22 日；《巴金全集》第 22 卷 第 173 页。

《致王仰晨》，1992 年 1 月 7 日；《巴金全集》第 22 卷 第 184 页。

《致王仰晨》，1992 年 1 月 30 日；《巴金全集》第 22 卷 第 195 页。

《致王仰晨》，1993 年 4 月 7 日；《巴金书简 致王仰晨》第 378 页。

《致王仰晨》，1993 年 4 月 16 日；《巴金书简 致王仰晨》第 380 页。

八十年代初，巴老开始编辑自己的全集。那个时候，打电话还是一种高消费，因此，他与责编王仰晨先生商讨交流，主要通过书信。于是，留下了二百多封谈全集事宜的信函。这大概称得上是编辑史上的佳话吧。在巴老写给王先生的这些信中，第一次提到我是 1986 年初。1981 年我在《四川大学学报丛刊》发表了《巴金著译六十年目录》在《新文学史料》考订了巴老的笔名，又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披露了巴老早期的一批新诗。1985 年出版了三卷本《巴金研究资料》。巴老显然注意到这些材料。因此，在给王先生的信中多次提出让我协助。这些信件，我是在全集出版后才看到的。

令我惭愧的是，在全集编辑过程中，我帮忙不多。如果说做了一点事，主要是与思和一道搜集汇总集外佚文（即第十八、第十九卷）。此外，协助征集了少量书信，代王先生查过一些人名注释所需的材料，编写《巴金著译年表》附于全集骥尾。回想起来，真的有愧于巴老的期待。我把巴老信中提到我的片段摘抄出来并不是要表明自己本来就没有什么的“什么”而是企望透过这一角看一位文学老人、文学大师对自己、对后人、对文学的认真负责。面对摘抄的只言片语，我要对远在上海久卧病榻的巴老大声说 谢谢您 巴老！

2001 年 5 月

# 巴金访谈录

## ——关于“鲁迅的道路”传记写作及其他

1984年12月3日下午，我到上海巴老寓所访问巴老。两天前，我将要访谈的问题写在纸上，交李小林同志转交巴老过目。这天，巴老依次回答了我事先提出的五个问题，并即席回答了若干具体问题。谈话进行了近两个小时。出于种种考虑，我一直没有公布巴老与我的这次谈话。近八年时间过去了，当我重新翻看这次谈话记录时，愈觉巴老的谈话深具研究的价值和史料的价值，有必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故将谈话的主要部分整理发表。记录稿经巴老审订。

存光：1979年4月和1980年初您在同法国《世界报》记者雷米和上海文学所研究生花建的谈话中都谈到“追随鲁迅的道路”。我正在思考应该怎样理解您所说的“鲁迅的道路”。能否谈谈您在三十年代对“鲁迅的道路”的认识以及今天您对“鲁迅的道路”的看法？

巴金：你的问题我看了。老实说，你的问题我很难回答。作家与批评家、理论家是不同的。有些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

关于“鲁迅的道路”我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真话集》中《怀念鲁迅先生》写过。我的看法就是这样：“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骚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燃烧的心给

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我看得很清楚：在他，写作和生活是一致的，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开的。他写的全是讲真话的书。他一生探索真理，追求进步。他勇于解剖社会，更勇于解剖自己；他不怕承认错误，更不怕改正错误。他的每篇文章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他的确是把心交给读者的。”我对鲁迅的看法，当然也是这样，不过现在到写这篇文章时，考虑这个问题就考虑得更清楚一点，更明确一点。我认为作家的道路就是这样的，写文章也这样写。我觉得鲁迅的道路首先是这样的。比如讲真话，我是这样写的：写作和生活一致，作家和人一致，人品和文品一致。写这篇文章时虽说是回忆，但鲁迅对我的影响，我对鲁迅的看法就是这样的。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我不是这样明确，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更明确了。

存光：现在回过头来看，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对您自觉从事创作是否有什么影响？

巴金：我觉得很难明确地说。当然受到影响，但创作主要是生活。明确的我说不出来。我不是有意的。搞创作，写什么东西，主要是生活里有一些感受。所以我说我不是文学家。……我对青年作家说，你写创作，不要管别的，理论也好，美学也好，什么也好。你写生活中的感受，最熟悉的东西，感受最深的东西。我自己写作也是这样。反正我也不要做作家、文学家。

存光：您认为对于作家的社会理想、政治观点与小说的思想的关系，应该怎样认识才较为确凿？

巴金：这是有关系的。我的作品与我的主张是有关系的。我写作品是宣传我的思想，宣传我的看法。写出作品要打动我，也打动别人。不是为写作而写作。我没有话可说就不写东西了。

过去有些东西是别人拉稿写的，现在也有拉稿的。要尽量

避免。替别人完成任务，要你写什么稿子你就写什么稿子，是浪费时间。

存光：您认为写一个作家的传记，最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巴金：我觉得写一个人的传记，最重要的是你了解他的生活，还了解他所处的时代。时代最重要。背景、环境最重要。我不想别人替我写传记。我写过去，也需要好些时间来思索，来回忆，才能准确地回忆起来。我写《回忆我的哥哥李尧林》在香港的《大公报》发表后，《一般》杂志也转载了。这篇文章里就有错，时间和事情都有错。查了几篇东西才搞清楚。收在《病中集》中的是改过了的。我写东西要有根据。我要写过去哪些事，要考虑哪些问题，也要花好多时间，不能说几十年的事一下就想起来。我的时间不多了，要把要写的东西多写两本，还有，我还要做点事，证明自己的文品、人品，证明文学与生活、与写作的一致。因此，我没有更多精力来写回忆过去的东西。我要做我自己要做的事，不能老做别人让我做的事。

存光：有人说，写传记要写出“我眼中（或心目中的）×××”；又有人说，应写出“真实存在着的×××”。很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巴金：照我来看，当然应该写真实存在的人。但这不容易，总免不掉我写的东西总有点我自己的看法、印象。比如这个人我讨厌他，写出来总有点反映。他做的有些事你不赞成，你总不可能把他说好。当然，写作时尽可能准确些，忠实一点。过去写传记最困难是材料，我为啥要提出建立文学馆呢？就是为了保存材料。这个馆明年一月一日可以正式建馆。成立文学馆还有不同看法，有人提出成为研究中心。我的意思，先应该是资料中心，收集资料，整理资料，提供资料，主要为全国大专院校中文系师生服务，还要为海内外研究者服务，为很多人服务。研究中